



## 豚江村抗日往事

(小说)

□洪小江

野鸡的啼鸣响破晨雾，“喔喔，咯咯——”的尾音在江面上回荡。粉橘色的太阳正从水汽中升出，将金线似的光芒撒在芦苇荡里。天空渐次褪去灰暗，云絮边缘泛起淡淡的红色。江滩的芦苇已连成金帐，每片剑形叶都沾着晨露——那是黑夜遗落的水珠。芦蒿的嫩尖沿着堤岸蔓延，一抹新绿延伸到村口的老树下。

江水在此处拐入夹江，如同莽撞的年轻人步入老年后也会变得稳重，水面变得平缓。微黄的波痕裁出弧形水袖，三四只河豚倏地跃起，白腹在空中划出鼓鼓的银色满月，又“扑通”落回绿绸般的水面，恍若苏绣上跳针的珠片，上上下下泛着荧光。

“哗哗哗，啦啦啦……”一艘老旧的木渔船，七八米长，缓缓划开江面的水汽。船头立着五六只鸬鹚，羽毛乌黑发亮，喉囊鼓胀，围着它们的主人——靖皋县豚江村的渔民史怀仁。他身形瘦高，套着一件褪色的靛蓝长裤，背后斜挎一柄磨得发亮的鱼叉。

江风忽然起，水波轻颤。史怀仁眯起眼，迎着微曦的光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颈，整个人绷成一张拉满的弓。晨光斜照，他的身影投在江面上，与身体交错，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口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刺破水面，将那些河豚剪得粉碎，吞入口中。

他的心，就像江水上下起伏——河豚在他的心中有爱又有恨。爱是他从小吃河豚，味美暖胃，恨是鬼子爱吃河豚，据说河豚在日本是上等菜肴。豚江村盛产河豚，自然受到鬼子的青睐。史怀仁的父亲史吾德是村里唯一的私塾先生，也是孩子们最喜爱的说书人。夕阳西下，一群孩子围坐在史家院子里，听史老先生讲那些藏在民间的古老传说——雉皋一名可有说头了。雉是野鸡，皋是水边高地。古代有个大夫，厌倦连连征战，带着一位绝世佳人，还有金银珠宝，隐居江边。佳人讨厌大夫丑



AI绘图

陋，从未笑过。送过奇珍异宝，请过名医出诊，夫人就是不笑。有一天，大夫带着夫人出游打猎，走到一处江边高地上见到几只野鸡。“嗖嗖嗖”，大夫连放几箭；“哦哦哦”，野鸡应声倒地；“嘻嘻嘻”夫人放声大笑。从此夫妻两人，爱上了这里，就叫这儿是“雉皋”。有回夫人在江边闻到一股香味。循着香味，他们来到村中，发现一个土人正在烹饪河豚。夫人品尝后，久久不忘。最后，他们常来此处游玩，就为了那口美味的河豚。于是，这座村就叫作“豚江村”了。这些传说，与史料很有出入。不过史怀仁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倒是正儿八经地读过几天史书——他从小敬佩冒辟疆，那位雉皋县历史有名的爱国遗民。

1938年春天，日本鬼子侵犯雉皋水县，到处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更是令史怀仁愤愤不平。他平日里在偏僻的村子周遭捕鱼为生，尽管遇不到鬼子兵，但心里总有股闷气，希望逮到机会杀死几个日本鬼子。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，还是河豚结的缘。那是史怀仁有回一大早抓了几条肥硕的河豚，便去城里找同村的钟老头。钟老头的女儿钟小玉是村子里的美人，史怀仁一直暗恋着小玉。他想着拍拍老人的马屁，没想到到了城门口，居然被两个日本兵“叽里呱啦”拦下来。史怀仁的土话，日本兵的鬼话，各说各的理由，一阵过去，也没个头绪。史怀仁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仿佛钢珠要蹦出来似的。日本兵火了，短脚一踹，踢倒史怀仁，大枪一抬，对准史怀仁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史怀仁不开口了，可是日本兵也不放过他，一个用枪压着他，一个用枪挑着几尾河豚，向前走去。周围看热闹的人以为史怀仁凶多吉少。哪里知道，两个日本兵居然押着他，找到了钟老头。钟老头曾是江仙阁的老厨子。江仙阁和老松林，一个做鱼，一个做包子，是雉皋水城里有名的老字号饭店。县里的达官贵人，常常来江仙阁吃鱼。钟老头烹饪河豚有绝活，

先取三两肥膘熬成透亮的猪油，待青烟将起未起时，把片得蝉翼般透亮的河豚肉滑入锅中。“刺啦”一声响，油花裹着鱼肉微微卷边，这时再把嫩得出水的小叶黄花菜（秧草），往锅里一烩，顿时化作翡翠色，衬得河豚肉如同白玉生晕。经过加水上色熬汤，那个香味，诱得几条巷子外的食客们闻得见。两个日本兵是海边长大的，知道河豚美味，也知道河豚有毒，不敢生吃，就来找钟老头了。今天吃上钟老头的河豚汤泡饭，两个日本兵满脸喜悅。

饭后，两个日本兵押着史怀仁，居然要他“前面的带路”，去江边抓河豚了。史怀仁无奈地走着。直到夕阳西下，如残血铺在江面上，两个日本兵才跟着他上了船。史怀仁向一个日本兵努了努眼睛——盯着桨。那个日本兵心领神会去划桨了，他自己抄起一把鱼叉，引着另外一个日本兵走向船头。船越行越窄，水越划越宽，“咕咚”几声，水面泛起浪花，好似河豚在下面翻腾。船头的日本鬼子弯腰探头，望向水面。几滴好吃的口水滴落到水里，正好散在倒影中他那副贪婪的面孔上。史怀仁假装抬起鱼叉，迅速抬起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。那个日本兵滚入水中。划桨的日本兵，听到动静，操起步枪，向船头奔来。史怀仁赶紧连蹦几下，船儿摇头晃脑似的，那个日本兵头昏，倒在船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鱼叉飞似的，叉向他的喉咙和眼睛。船上的日本兵一命呜呼，水里的日本兵又向船上爬，史怀仁抓起渔网，套在他露出水面的上半身，又寻来步枪，拼命砸过去。日本兵惨死水里。一时间，史怀仁成了英雄，也赢得了小玉的芳心，两人结为夫妻。

又过了几年，日军大势已去，需要南渡，忙着运输物资，便沿江修路架桥，过车过坦克。负责豚江村工程的是一个日军小分队。队长藤田心狠手辣，亲自监工。芦苇荡里新架的简易桥像一道道伤痕，横在支流上，留在村民心

中。村民们正在浅滩深处打桩，阳光晒得他们浑身有气无力。江水泡得他们小腿苍白无力。日军穿着三八大盖在岸边来回踱步，晃动着刺刀，尖上的寒光在村民眼前晃悠。

“快些！雉水猪！”藤田突然抽出军刀劈过来。刀刃擦着史怀仁的面颊划过，划向水面。惊恐的汗珠从史怀仁的面颊滚落而下。史怀仁心惊胆寒，心里盘算着，藤田不死，村民不安啊。史怀仁连夜赶路，一早入城，找到钟老头，决定智取日军。等他们回到村里，已近中午。藤田见到史怀仁、钟老头，让翻译问史怀仁为何带个老头来工地？史怀仁“吹嘘一通”钟老头的手艺，最后说：“我抓鱼，他烧鱼，今日晌午，请太君尝江鲜。”藤田撑起武士刀，挺着小肚肚，说道：“吆西，吆西。”史怀仁听了“要西”——要往西去了，死期不远了。藤田很是狡黠，“热情”邀请史怀仁同席陪吃。史怀仁知道藤田的心意，先上的爆炒鳝丝、水煮鱼片，他都主动出筷，先吃先赞。随后是鲢鱼汤，是放入两颗河豚的眼珠一起煮熟的。这是钟老头的杰作。史怀仁喝完一口：“这汤白得像美人的乳汁。”藤田一听美人的乳汁，急不可耐地捧起汤碗，直往嘴里倒。滚烫的汁液顺着胡须流到军装上，官兵们哄笑着看长官出丑，但个个不忘争着来喝汤。

吃着吃着，史怀仁渐渐感到恶心、腹痛。他倒下了，藤田也随之躺下。有些官兵迷迷糊糊，钟老头知道史怀仁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顾不上悲痛，用擀面杖敲碎那些日本鬼子的天灵盖，洒洒满地。最后，日军全部中毒身亡，史怀仁也死于河豚的剧毒。

钟老头和小玉将史怀仁拖到江边。他们挖了一个坑，将史怀仁下葬，再把坟上的土堆得又高又圆。那座坟像个心有怨气，鼓足身体的大河豚，正对着江面——那里是日本鬼子侵占雉皋水登陆的地方。

## 就这样春去冬来(散文)

□王春鸣

长长的、用来奔波的水泥路终于到了尽头，松下油门，缓缓归矣，最后一段沿河的乡村路，来带我回家，回春天的家。

满心欢喜。

昨天的艳阳天之后，倾盆直下的暴雨，也消失在大地深处，池塘里的水满了，一道弧形的、不断坍塌和退后的岸，在家门口忽然调转姿势，像一颗流星画出的抛物线，化作绿意远去，对，尽管我如此描述，但是你们，不可想象。

接近自家的园子，野蛮的卷心菜像玫瑰一样，溢出菜地挡住我，丝瓜携带着黄花，顺着高大的香樟树结到了天上，它们爱得狂野。猪匍匐不动，观察世界的动静，麻雀收敛翅膀在山楂树上说闲话，橘子树太沉重了，不时掉下一个心事般的青涩果子，锯断的桃花树根既惹眼，又长出艳丽蘑菇，它们美得惊奇。

园子里，一行芋艿一行葱，一棚扁豆一垄韭菜，必须承认，擅长种地的我娘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，她在地里写下了野生的乐府，芦粟招摇写实，花生暗藏粒粒珠玑，风吹过来吹过去的，勾过来一段光影，送过去几缕桂子香，都是飘逸的奇句。

五月枇杷又小又酸，捡起蛀断的一大枝，意外地好看。我动心了，啪啪啪又锯了几枝，又剪来大把薄荷、三五枝艾蒿和在一起。插剪完，手有余香，看到忍不住亲了一下自己。

我爱它们好看，也爱它们清香。

这是要插在卧室的，栀子茉莉莞荽迷迭香，所有的植物气息，都可入梦。

实在没有的时候，剪碎香樟树叶，切开

夜就不算过得潦草了。

因此也爱喝中药和花草茶，听凭自然百味，浩荡地在微温里集合。蒲公英和车前草都经常被我连根带花泡在玻璃瓶里，水微微发绿。据说它们也是一味中药，不知道能治愈什么，诚觉一切都可治愈。有人跟我说是药三分毒，他知不知道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？

确实在自然里能听到太多风流的絮语，一朵番茄花对一朵黄瓜花说：“你好啊，你也是从六月来的吗？”“是的，七月，你好啊。”花遇见花，果实遇见果实，藤牵蔓绕的灵魂中场相遇，万物的交往和缘分，匪夷所思。

这两三棵番茄黄瓜热烈地交谈，迫切地结果，一绿一红，一绿一红，根本吃不完，鸟也来吃，人也来摘，那种摘下来一秒钟都不耽搁就入口的滋味，就像在午后忽然爆发的爱情，鲜美和激情，掀翻了头盖骨。

蔬菜也好极了，我拿出刀，放出水，清洗妈妈种的黑塌菜，忽然眼泪流下来。

都说它们好看，确实，是玫瑰的样子又比玫瑰更伟大。每一颗都像AI生成的那样完美，层层舒展的螺旋，新鲜又沧桑的褶皱，但是细看，又有造物的草率与瑕疵，风雨霜雪的磕碰。

用清凉的水洗去叶片上的泥点，我看了看锅，炉火，油盐酱醋，再次觉得，炒熟再吃掉它们真的很残忍。我想拥抱它们，但是不知道它们的手臂和怀抱在哪呢，也许吃掉它们，才是最高的致意。

整个春天，我都在吃，生吃，像羊一样。四月初在水边剥到几根蒲菜，也是

直接生嚼的。凑巧一贤君也回家，就清炒给他吃，他说吃不来，有股怪味儿。我告诉他，没错，它再长就可以做草鞋、簸箕和坐垫了。人生若只如初见啊！和自然也是！而成材，有时候是多么可怕！因为“有用”会让一样事物索然无味。

开过花以后，一切慢慢变得坚硬。寒食节，被安排在春天，惊蛰之后，清明之前，是有道理的。春天一走，就需要烟火煨熟人间。

是最懂最会的李渔说的：“吾谓饮食之道，脍不如肉，肉不如蔬，亦以其渐近自然也。草衣木食，上古之风，人能疏远肥腻，食蔬蕨而甘之，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跛。是犹作羲皇之民，鼓唐虞之腹，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。”人间烟火没有那么拗口，但确实也很好。

菜市场又是人间烟火最佳处。不能回乡下的时候，我最治愈的城里去处，是菜市场。

蔬菜和水果的美肯定有各种催化剂的作用，但是多多少少保留了天生丽质。一片片被连根拔起，切断的生机，横七竖八地陈列在被贩卖的光阴里，样子拖泥带水，滋味惹人遐想。我不擅长做菜，也觉得人间的调料会毁了它们，所以常常特意去了，却什么都不买。就看看，有一次在一个蔬菜摊位上，看到用饮料瓶和酒瓶插的一年蓬和苘麻花，说不出的感动，这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中年人，卖着番茄，却远远高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了。还有有一回看见挟带着青枝绿叶的黄橘子实在漂亮，就挑了一些，摊主很贴心地帮我把桔梗上的叶子全摘了，我狠狠瞪他一眼，倒

掉重来。他明白了遇到一个矫情的人，这种人得罪不起的——于是额外挑了两个柿子送给我——他认为最丑的两个，不光滑，有纹理和斑点。大喜。想好了带回家就摆在电脑旁。

插花没几天就会萎谢，而果子摆到最后，还可以吃。土味的审美，是先高于生活，再吃掉生活。好笑的是，有一次有一盒马买的洋葱滚到了厨房墙角，过了十几天才与它偶遇，这家伙，为了证明自己是有机的，趁我没有吃过它，长起来了！它放弃了自己的实用功能，开启了审美的后半生，这是一棵洋葱心花怒放的春天啊，而且完全没有凭借水、土壤这些外力。

反过来，生理的本能一旦发生在自然里，也会变得纯美。“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，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。明海看着她的脚印，傻了。五个小小的趾头，脚掌平平的，脚跟细细的，脚弓部分缺了一块。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覺，他觉得心里痒痒的。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……”汪曾祺先生是写美和爱的高手，把爱欲，把dating，放到自然里，连原始的本能都闪出神性的柔光。我曾在创意写作课上和学生讨论，如果让看多了类型小说的我们，来写小和尚爱情的开局……不好意思告诉你们，但是想必你们都想得到。因为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不是生长在自然里，你叫春天怎么穿过五万立方米的钢筋水泥来到我们笔下？

荸荠成熟的时节，可能是冬至，可能是小寒，美好的一切，都在无遮拦的天底下，自在地跟着春去，跟着冬来。

## 江海新韵



### 灵魂在舞蹈(组诗)

□张士达

#### ◎碧桃情思

经不住  
春风的轻轻撩拨  
碧桃便如美少女一样羞红了脸  
缠绵的往事在脑海浮现  
雨丝细长  
那情思更长  
又一次沉醉于季节的门楣  
悄悄地托小蜜蜂告诉春风  
饱蘸激情的红色信笺  
从大自然的邮局寄出，等待  
签收

#### 二

风铃声一路摇响  
搭上时光列车开往春天的站头  
沿途的风景怡人  
只见，碧桃睁开迷人的眼睛  
含笑春风里，宛如待嫁的姑娘

#### 三

一袭红衣，如火如霞  
洋溢热烈的情调  
无比妩媚，无比妖娆  
此情此景，我说不清  
自己究竟是沉醉，还是痴迷

#### ◎白玉兰

守候  
在季节深处  
悄悄地等候时机  
仿佛要吐露满腹心事  
开出满天星星  
又像一大群白鸽  
栖息于诗意的枝头  
却好像还想振翅欲飞  
此景  
醉了春风  
醉了蜜蜂  
多么迷人  
点缀梦幻的春光

#### ◎紫玉兰

踩在四月斑斓的肩头  
举起古典的紫色酒杯  
斟满阳光、月光与星光  
斟满雨水、露水与泪水  
以独特的方式  
欢呼缤纷的季节  
携手桃李、蚕豆、豌豆  
海棠和油菜，点亮生活  
那太平盛世的乐章  
你是一粒粒跳跃的音符

#### ◎短

一天很短  
晨露来不及叹息  
梦融化，月光便洒落满地

#### ◎浮萍

过惯了飘忽不定的日子  
无论到哪总扎不下根

#### ◎红枫

春风里  
摇曳醉人的舞姿  
把相思写在脸上  
把深情寄给大地  
一片片红叶  
泄露了心房的秘密

#### ◎壶中鱼

一个玻璃瓶  
安静地立于桌子上  
壶中的几尾小鱼并不知名  
它们时而浮于水面静止  
时而摆动尾巴潜入水底

或者从水底上升，升降自如  
仿佛悠闲并快乐着  
不因被囚禁而消沉  
生性乐观开朗  
也许它们心归广阔的小河  
向往热闹与自由的环境  
盼着跟父母兄弟姐妹团聚  
看着这几尾小鱼  
我感觉自己太自私  
对小精灵有一种负罪感

◎车前草  
甘愿在田角路边  
与春风相伴  
任脚步与车轮碾压  
从不叫苦叫怨叫屈  
低下的头一次次昂起  
总保持低调的风格  
不喜张扬

◎岁月  
岁月，是最好的美工刀  
在人的脸上  
雕刻一幅幅杰作

◎季节  
季节是大自然的  
循环系统，有时  
也会发生故障

◎杂记  
临时居住于某小区  
有时被多种声音困扰  
风声雨声狗吠声  
鸟声车声鞭炮声  
声声入耳，让人  
难以入眠

◎春墨楼诗词选封面写意  
冰雪已没了踪影  
转眼，春光烂漫而沸腾

远处，绿意盎然的群山隐约可见  
眼前，一叶乌篷船在细浪间穿行  
几只鸥鸟在空中盘旋  
脚下的路，起起伏伏  
与一首首诗词一样  
连接外面的世界  
路旁古典的凉亭  
只有风陪伴着

周围稀疏的树林长出了嫩叶  
像一只只轻盈的蝴蝶  
在枝头翩翩起舞  
与春墨楼默契呼应  
向着诗与远方风雨兼程

◎《小草集》封面写意  
简约而多元的一幅画面  
早春二月，一位乡土诗人  
伫立大河边，一袭长衣衣袂飘飘

那把绛红的油纸伞  
浸润着江南的韵味  
还有，《雨巷》的诗意  
对岸的风景由近及远  
从清晰至模糊  
平淡与新奇交织  
头顶那些苍劲的树枝  
仿佛在季节里穿梭  
构思并孕育一场绿色的盛宴  
脚下  
春风将吹出如茵的小草  
绿染天涯

